

國際人物

杜布西克

李少唐

● 領導捷人走向自由

莫斯科會談結束後，蘇俄侵捷事遂暫告一段落。但自由化運動乃捷克人民在走進共產主義的死胡同後求變求存的自然反應，雖然可以平息於一時，將無法防止其高潮之再起。在經過廿年夢魘後的今天，有長遠民主傳統的捷克人民已經從漫漫長夜中甦醒，儘管週遭籠罩着的彷彿仍是一片沉鬱的夜暗，但他們已能昂首眺望，透過微曦的晨光，踏着堅毅的步伐，走向一個充滿歡笑的明天。

最近這一兩個月來，在舉世的關切和矚目之下，捷克人民曾經以血淚鋪灑在自由化的道路上，以焦慮悲憤的心情捍衛理想的旗幟，以堅定不移的意志、明快果斷的抉擇排拒歷史倒車的共產主義，並以激昂慷慨的悲歌、臨危不亂的態度、有組織有秩序的行動抗議蘇聯可恥的入侵。他們即使還未能贏得最終的勝利，但他們可欽敬的英勇行動，已足使自由的光熱在長久的沉寂之後，照亮了東歐歷史的新頁。

與捷克人民的呼號同樣響亮的，是亞力山大·杜布西克的名字。這位年輕的捷共自由派領袖，現在已經成爲國際性的英雄人物，更是捷克人民心目中的偶像。的確，我們以爲，十



黨，這次忽然敢於旗幟鮮明地公然與蘇共對陣，除了由於獲得舉國上下鼎力支持外，實不能不歸因於杜布西克應時而出，點燃了「捷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熊熊火炬。捷克以產業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古國而淪爲蘇聯附庸，本是現代史上的一大悲劇，其自由化運動原不是自今日始，而捷人以有相當長久的民主傳統，本無意，亦不能長久接受或容忍共黨統治，但杜布西克使他們表現得更堅決、更熱烈、也更積極。

● 就任黨魁作風鮮明

如所周知，近年東歐許多國家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由集權走向分權，用利潤和市場供求代替自上而下的經濟計劃，最初都是從捷克開始，而共產國家知識分子的要求自由，反抗文化上的高壓政策，亦以捷克最爲活躍。故事實上，捷克的自由化傾向早已現其端倪，而其明朗化則始於今年元月諾伏特尼之遭罷黜，與杜布西克之取得捷共領導權。

諾伏特尼自一九五三年就任捷共第一書記以後，長久以來，由於墨守史達林派傳統，一切聽命於莫斯科，置本國利益於不顧，業已日益喪失人望，一般捷人對之直有類於十年前匈牙利人民之憎惡拉科西。所以蘇聯雖然惟恐捷共領導階層的重大更迭會引起混亂，觸發東歐內部的新危機，而加以大力支持，但最後諾氏終於自知無法戀棧，而相繼辭去第一書記及所兼總統職位，放棄了對黨政大權的控制，由杜布西克在捷共與人民的擁戴下取而代之。自是而後，非僅在捷共核心，在捷克軍政要津的諾伏特尼派分子多人相繼被迫離職，且在社會上，尤其在文化與經濟方面，更表現了大幅度的自由化傾向。其最顯著的，如取消了新聞檢查，許多過去遭禁的書籍、影片均相繼解凍，言論一經開放，全國乃益爲振奮。尤有進者，且有容忍政黨存在，與實行議會政治的醞釀，這由那些死硬的共黨分子看來

，實不啻「離經叛道」，而在經濟方面衝地帶，位置不可謂不重要，尤使蘇以逐步脫離以蘇俄為依歸的共黨國家經濟體系的轉變，諸如改善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向西方國家進行貸款的擬議，甚至考慮參加如世界銀行等自由國家的經濟組織。凡此種種，實皆可視為「革命性」的變革。我們尤其覺得，這種自由改良的路線，更毋寧是今日東歐各國一致的趨勢。

衝地帶，位置不可謂不重要，尤使蘇聯多所顧忌。因此，自從捷克大刀闊斧展開自由化運動以來，蘇俄即間計百出力謀及保加利亞在華沙召開五國會議，以聯合照會着捷克「善自檢討」，並以華沙公約國家軍事演習為名出兵捷克，蘇俄報紙對捷克也如響斯應大張撻伐肆意威脅，但以杜布西克為首的捷克政權仍不為所動，而捷克人民在敵愾同仇之下益為團結。以後乃有西爾納俄捷共黨中央雙邊會議與布拉第斯拉瓦六國共黨會議的舉行，這兩次會議的真正結果如何，外間不得而知，但可得而言者，雙方皆有讓步，而根本問題則未能解決，捷克顯然並未放棄其自由化的路線，最後終於迫使蘇俄不顧一切悍然出兵。

智的作法，不但帶領捷克人民進入了自由的新境界，並且養成了他們的政治耐性去等候另一次機會的來臨。

● 思想開明深獲民心

身高六呎四吋，碧眼棕髮的杜布西克，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現年四十七歲。一九二五年隨其父母舉家遷往蘇聯。一九三八年返回捷克並於翌年加入捷克共產黨。一九四二至四四年，德軍佔領捷克期間，杜氏表面上在斯哥達兵工廠工作，暗地却為共產黨進行地下活動，且曾參加斯洛伐克反納粹活動而二度負傷。

今年一月擢陞為捷共第一書記。從以上所述身世經歷來看，似乎很難與其今年來所表現的思想作風發現有何關聯。但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對共產主義的母國——蘇聯——有長期的接觸與深刻的了解，加上數十年來對於國難民艱的深刻體驗，杜布西克實在有其忍辱負重待機而行的決心與抱負。一個最根本的看法，他說：「共產黨既不能改造人民，則它必須改造自己」，所以，今年七月廿八日他進而聲稱：「捷克現在所走的路，是每一個共產國家遲早必然要走的。……我們的作法並不是『

● 沉着睿智因應時變

鐵幕國家的人民之不滿於極權統治與經濟生活的桎梏是普遍的，因之蘇聯對捷克這種自由化傾向之所以惴惴不安，其原因也是不難理解的。波蘭、匈牙利、東德人民過去皆有爭取自由的反抗運動，而今亦仍存在着強烈的不滿情緒，即使在俄國境內，近年來，在學術文化界，亦存有強烈的爭取自由的願望，但皆遭受到各個共黨政權的壓制。如果捷克推行的自由化運動得能暢行無阻，將必勢如狂飈，吹遍整個共產世界。復次，由於捷克地處蘇聯集團與北約組織國家的緩衝地帶，位置不可謂不重要，尤使蘇聯多所顧忌。因此，自從捷克大刀闊斧展開自由化運動以來，蘇俄即間計百出力謀及保加利亞在華沙召開五國會議，以聯合照會着捷克「善自檢討」，並以華沙公約國家軍事演習為名出兵捷克，蘇俄報紙對捷克也如響斯應大張撻伐肆意威脅，但以杜布西克為首的捷克政權仍不為所動，而捷克人民在敵愾同仇之下益為團結。以後乃有西爾納俄捷共黨中央雙邊會議與布拉第斯拉瓦六國共黨會議的舉行，這兩次會議的真正結果如何，外間不得而知，但可得而言者，雙方皆有讓步，而根本問題則未能解決，捷克顯然並未放棄其自由化的路線，最後終於迫使蘇俄不顧一切悍然出兵。

我們所以不憚其煩將事實經過詳予陳述，主要在於指出，捷克以不抵抗的方法因應大局的變幻，不但避免了布達佩斯悲劇的重演，更因此保全了實力以為日後改革的基礎。以杜布西克為首的捷克當政者這種成熟而睿智的作法，不但帶領捷克人民進入了自由的新境界，並且養成了他們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杜氏在各省地方黨部組織中擔任過多種工作，一九五一年被推選為區黨部書記。一九五五年至五八年，曾在莫斯科蘇共中央政治學校受訓，畢業後返國，出任斯洛伐克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兩年後升任捷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並獲選為國會議員。

在共產主義的單行道上，杜布西克正率領着捷克人民努力找尋一條新路，他們的方向大體是對的，儘管他們在蘇聯的壓迫下不得不採迂迴前進的方式。

一九六二年，杜氏成為捷共主席團候補委員，一年後補正並兼任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而開始握實際權力